

慶仔

第一章

第一次看到慶仔，他正從二樓跳下來。

當然，那天他沒摔死，所以之後我們才會認識。

在那日之前，慶仔只是個剛巧在我家正對面蓋房子的建築工人，而我只個碰巧坐在面對工地的窗前死嗑書本、猛打手槍，努力維護身心平衡的國三考生。

那天，記得是星期日，我和平常一樣鎮守桌前，正與不停下墜的眼皮以及考前一百天大衝刺中的第 53 天酣戰不休。

忽然，我聽到有人在大喊：「我跳給你看！」

話聲一落，我抬眼一看，正好結結實實捕捉到慶仔縱身一躍的身影。

正午的陽光讓他身上的白色汗衫亮得刺眼，他正奮力踢躍的雙腿緊包在滿佈泥塵的牛仔褲裡。在他跳下的姿勢中，恣意中藏著繃抑住的恐懼：：。

落地！慶仔快步踢踩下方的小土堆，在土坡上踉蹌了幾步，然後很快地勉力站定，隨即眼睛發亮地笑向前方。循他的目光，我看到一個嬌小的女人。她站在慶仔對面，背向我的窗口，因此我只能看到她大致的體態和一身尋常的建築女工裝扮。團團開著紅黃橘各色花朵的頭巾裹住她大大的斗笠，長長的工作手套包著的雙手顯然正不知所措地往嘴巴方向搗去。

接著只見慶仔跑向女人，熱切地說著什麼；他的嘴唇不斷掀合，雙手激烈揮舞...

慶仔那天的壯舉，在我年輕的記憶裏，迅即被歸檔於遙遠、模糊的「浪漫」一屬，環繞在小書及同學間偶有的韻事吹噓中，這件事向我的心發出小小的、不同的光亮。

然後，在我終於考完聯考的那一個月，慶仔成了老媽的房客。

慶仔租的房子，是老媽一年前做的錯誤投資：一棟中古二樓透天厝，屋齡十年，貸款廿年，漏水龜裂，沒錢維修。老爸對這月耗萬元的負擔很不耐，想起來總要唸叨幾句，因此慶仔能租下這房子，倒是難得地讓老爸老媽一致同意。

慶仔來簽約的那天早上，我正懶攤在床上發夢，似醒非醒地陷在布袋戲偶大會串中。老媽高八度的聲音猛然戳消了所有載歌載舞的戲偶：「唉唷！你有孩子這麼大了呀！上小學了吧！足古錐呢！」

接下來是慶仔簡短低聲的回答。

聽不清楚他的回應，我能感知「新房客」毫無與老媽糾纏串門子的意願。

悠悠忽忽，我又將沉入夢鄉...

「嘩！我家前面那棟房子你蓋的喔！」注滿驚喜與熱情，老媽高聲拉抬起整場對話的基調。接下來是老媽叨叨唸唸一連串關於對門新屋的評論。

真佩服老媽打屁的功力。我無奈地想。頂著已然清醒的腦袋，舒軟的夢境已不再伸出手來拉我。百無聊賴下，我開始聽起客廳傳來的對話。

這是場有問必答的會談。慶仔不會主動說，但也不會避諱別人問，而且顯然他對熱絡起這場與房東間的友善對話毫無興趣。由頭至尾他的答話只有嗯、是、哦、不是、沒有之類的單字，但我開始覺得自己瞭解這個人；無疑地，他跟我同類的人。

我，是個對大人們所謂的「做人」這件事沒興趣的人。意思就是：我會回該回的話、作得作的事，但不會有興趣再去多做些可討「大人」們歡心的事。我不著力結交任何人，不在乎旁人的期望，我有自己的想法和作法。

那天早上，在我心裡，確信慶仔也是這樣：只聽自己內在的聲音，不跳別人想我跳的舞；因為這樣的舞沒有美；它不會好看…。

聽著老媽送慶仔出門的聲音，頗殷勤地：「江先生，順走哦！」

我發現自己唇邊含朵適意的笑，心裡有種吾道不孤的滿足感。

翻個身，我愉快地繼續這炎炎夏日的好眠。

第二章

之後，我和慶仔便熟識起來。

先是老媽喊我去收房租。去到那邊，看到慶仔，我發現他就是在那個星期天跳下樓的人，而同住的芳美姐，自然便是當時那位嬌小的女工。

那時，我接過芳美姐遞過來的房租，眼中映入的，是微微笑著的芳美姐、正與兩個小孩嘻鬧的慶仔；一幅純然美麗的畫面。

那以後，收房租成了我每月必然的任務。不收房租的日子，我也喜歡去到他們家，和芳美姐的兩個小孩胡玩一陣，順帶和慶仔閒聊。

有時在家隔著窗口，我就和工地裏的慶仔大聲互喊幾句，那感覺，就像兩個好兄弟。

很自然的，慶仔敲桿、打電玩、練拳，我也都常參一腳。

慶仔可以玩得很瘋；他總是狂放地動作、恣意地笑，完全不在乎身旁的目光，只除了面對芳美姐，他所有奔流外放的野勁，瞬間順服地收斂下來，然後像個小學生般正色規矩迎向前，眼裏泛著躍然浪湧的傾慕。對她說的話他永遠在意、她交代的事他從不打折扣。

有關慶仔和芳美姐之間，我從沒開口問過。然而，那個暑假，他們的情事已成為老媽與眾多鄰居媽媽們每日最津津樂道的話題，聽到後來，我都覺得自己對慶仔一家的瞭解幾乎要比他們本人多了。

芳美姐，其實是慶仔的堂嫂，她大約比慶仔大了五、六歲。慶仔十七歲便住到堂哥家裡，和當泥水師傅的堂哥學藝，也幫忙帶姪子姪女。在我認識慶仔時，他已經廿二歲，是位獨當一面的泥水匠。在我看來，他的模樣應該算很不錯：高壯的體格、濃眉大眼，雖然老是頂著一頭亂髮，但女孩們似乎不在乎這點的，我想。

總之，慶仔的堂哥月前在工地意外中喪生後，慶仔很快頂替家中男主人的

位置；芳美姐沒意見，孩子們也沒意見。於是，在親朋鄰人的側目中，他們搬家，換租住我老媽的二樓透天漏水厝，成爲另外一群左鄰右舍茶餘飯後的話題。

其實眾人議論的焦點，在於慶仔向芳美姐表示心意的時機：聽說早在他的堂哥去世之前，慶仔便毫不隱藏熱情；當時在工地、鄰里的其他人，都能感受到他追求堂嫂的熱誠（我初次見到慶仔的跳樓狂舉，自然也是此波熱情的產物）。弔詭的是，在芳美姐的丈夫還未有任何明確反應之前，工程中倒塌的鷹架結束了他的生命，爲一切紛擾畫下句點。

他們的故事，大概就是這樣。

我得承認，這情節很有些肥皂劇的潛質。

然而從我認識這些新房客開始，看到所有角色的表現都相當平常：熱情又顧家的慶仔、極有女人味的芳美姐、活潑可愛的弟仔和小妹。我開始覺得就算是齣肥皂劇，他們的故事也已經播出完美大結局。

直到那個暑假將結束前的某一天：

「阿學！可以幫我個忙嗎？」

是個悶熱的下午，在慶仔家，我正埋頭幫弟仔和小妹做竹筷子手槍，慶仔忽然朝我冒出一句。

「可以呀！什麼事？」我抬眼看到慶仔臉色有些猶疑不定。

「你明天有空陪我回鄉下一趟嗎？」

我知道慶仔的老家在東石海邊，很偏僻的小漁村。他現時應該是不方便回去的，因爲芳美姐的關係，故鄉親朋對他頗有微詞。我心裡有點納悶，不知爲何他忽然想回去，還想到要我一起去。許是看出我臉上的疑問，慶仔迴避我的眼光，轉過頭去，故意輕描淡寫地說：「沒事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」

隔天一大早，我依約到慶仔家。大門虛掩著，我輕輕把門推開一點，慶仔正在前院穿鞋。他趕緊抬手示意我噤聲，抓起靠牆擺著的釣具，輕聲走出門外。關上門，我盯著他手裏的釣具：「我們要去釣魚呀？」只見他搖搖頭，將釣具往摩托車上放好，牽了車子就朝巷口走。

我快步跟上，覺得一頭霧水。出了巷子，慶仔發動摩托車，我們騎了一會兒，慶仔在我家前面停下來，開口說：「幫我撐住車子。」

還沒來得及回答，他已經提著釣具，一箭步進了我家對門的工地，只見他快手快腳把釣具藏好，走出來，眼裡有種我沒見過的，堅決的神情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：「好了！我們走吧！」

到底什麼事得假藉釣魚，瞞著芳美姐？

我的疑問沒等多久便得到了答案。

第三章

我記得，騎了好久才到東石，慶仔很罕見地一路沒講話。八月的太陽火毒熾烈，我覺得全身被刺得發痛。坐在後座，默然追望不停倒退的魚塭高粱田，我

滿腦子念頭翻湧，猜想待會兒可能要發生的事。

終於我們轉進一條堤防小路，旁邊開始緩緩掠過一疊疊齊整堆置的蚵殼，底下墊著層層粗黑網線，能看到一條條黑線頭毫不客氣穿牽過每片殼背。堤防下緣排排矗立一棵棵木麻黃，再往裏推點，便有好幾戶磚房。慶仔選了一棵在堤防上散映出大片樹蔭的木麻黃邊停下機車。

「我們用走的過去。」慶仔邊說，人邊往前走。家鄉的一切似乎讓慶仔心情舒鬆不少，他開始遙指好幾池魚塭，介紹是這個親戚或那個親戚的；廟口前方擺的那攤蚵仔包好吃；下雨後那條水溝會有泥鰍抓。他幾乎見一樣說一樣，我感覺他是在故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我左搖右擺忙著看他說的事物，這漁村，真令我感到新鮮。忽然，慶仔停下腳步，我不禁疑問地看向他，正好見慶仔極端猶豫的眼神。

「怎麼了？」我脫口而出。

停滯好一會兒，慶仔終於開口：「沒什麼！」那一刻，慶仔的聲音忽然變得古怪地乾澀。

「阿學，你在這等我一下，我去找個人。」我點點頭，慶仔眼裡完全沒有平日的活力，只有一種武裝自己的冷硬。我看著他走下堤防的水泥階梯，眼睛被他身上的紅背心扎得發痛。日頭真炙炎。

他走向一叢朱槿圍籬，由堤防上看下來，我能看出那一圈的大紅花是種來護隔著一戶紅磚矮厝。紅背心停在圍籬旁，矮厝裏奔出一隻猛甩尾巴的大黑狗，汪汪汪汪，傍著慶仔跳上躍下。過了一會兒，一個年輕女孩走出來；齊耳的直髮，清瘦中等的身材，淺粉色的洋裝飄晃著，慢慢走向慶仔。

背對著，慶仔的表情我看不到，但女孩的舉動我依稀能辨。她先隨慶仔向後比劃的手勢，緩緩地、不甚情願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後就一言不發地聽慶仔講。我聽不到談話內容，但女孩一些皺眉、絞手指、僵立的姿勢，都說明慶仔正說著女孩不願接受的事。再一會兒，慶仔似乎講完了，他一直插放在牛仔褲袋裏的兩手鬆下勁，僵硬聳起的肩頭低垂下來。女孩一逕維持不動，只是眼睛不再看向慶仔，變成不再尋求什麼的、向內縮回的眼神。

僵持了一陣，慶仔拔出褲袋中的右手，虛弱地朝我這邊略抬一抬，便轉身向我走來。我趕緊轉開頭，假裝自己正欣賞堤防另一邊的海水，腦海裏停格在上一瞬間慶仔轉身過來的殘留印象：他雙眼低下、神情沉滯，肩頭垂得更低了。

「那是阿梅，我之前的女朋友。」

迎著海風，慶仔載我沿著堤岸又騎了好遠一段，堤岸下面，海潮裏泛浮的蚵架長長排開。慶仔很大聲地向我喊：「不跟她說清楚不行，芳美一直要我娶阿梅！」慶仔聲音裏傾洩出不平及解脫的快意。

「你不知道，阿梅很難說得通的，我得告訴她有人在等我，有急事去辦，我才走得開腳，你知道吧！」

奇怪我有種慶仔比阿梅更需要我這個藉口的感覺；他需要我來拉他離開。我瞪視著這個想法，訝異自己會這樣想。回過神來，我發現自己正直直盯

著慶仔的後腦勺，狂吹的海風，正刮得慶仔鬢黑的蓬髮往我臉上亂撲亂打。

第四章

那個有熾陽高照的暑假結束後，我開始念高中。一個三流學校，老師學生皆無甚新意的地方。我很滿意，平凡的我繼續平凡的生活。我一樣常和慶仔混在一起，得空就當起阿弟妹仔的孩子王，唬得他們一楞一楞的。只是事情漸漸愈來愈不一樣：芳美姐變得很少在家，慶仔沉鬱不多話的時候開始愈來愈多。

有一次，我很無聊地趁慶仔不注意時，問咧開嘴笑著等我去抓他們的弟仔和妹仔：「媽媽去哪裏？」只見他們立時閉上嘴，偷眼看向慶仔，然後一聲不吭，一臉不知所措的表情。我心裡馬上捲起一股內疚：「沒關係哥哥不問了！」嘴裡這麼說著時，我一面心裡開始莫名地為慶仔、兩個小鬼頭，甚至芳美姐感到難過。

我和芳美姐不算熟，我們幾乎很少交談。見到她，我總是略略打聲招呼，正眼不敢看她一眼。我從不習慣與人閒聊的，尤其和異性。但我記得每次見到她，她總頂著波浪的鬢髮、亮麗的彩妝，穿著時髦的衣裙。她是很有女人味的女人。

後來，我漸漸發現，只要在工地以外的地方，芳美姐都慣以光鮮的面目示人；正跟慶仔相反，有時連我看著他，都覺得太邋邋了些。

會是這個原因嗎？芳美姐決定改變？

在那段氣氛詭異的日子裏，我默默看著陰霾籠上這家中的每一個人，第一次真實感受到人的無奈與悲哀。之後，慶仔忙著努力挽回一切，老媽開始要我「離這問題家庭遠一點」，房租她自己接手處理。就這樣，好一陣子，我再沒和慶仔聯絡。我又一次回到平靜單純的學生生活，那些曾經由慶仔身上認識到的熱情及痛苦，漸漸離我愈來愈遠。然後，忽然有一天，在我放學騎車回家的路上，一聲熟悉的聲音叫住我：「阿學！」一轉頭，我又見到慶仔。

他在巷口叫住我，人明顯瘦了很多，眼中沒了光亮神采，頭髮更長也更亂了。

他開口邀我喝酒。

「我知道你不能喝的，teenager 嘛！你只喝果汁就好？OK？」

慶仔故意在話裏夾雜怪腔怪調的英文，後面尾音拉得長長的。他臉上耷拉著一抹故意誇大、歪斜的笑，雙眼佈滿血絲。

我能感受，他心裡漫滿一股著狂地想發洩些什麼的痛苦。

我說好。

打了電話回家胡亂編個藉口，我就和慶仔到附近的小麵攤坐下。

「阿學，你知道嗎？我今天差點殺人了！」慶仔坐在小小的麵攤桌前，無力又無奈地直視前方，聲音平平地說。

我訝異地看著他。他沒看我，接著，他慢慢說出那天發生的事：

今早，我走出門外，發動機車。昨晚芳美回家後一句話也沒跟我說。我覺

得心頭雜躁得很，腦子裏一團亂。我知道我得想出辦法，我得冷靜。

我發動機車，妹仔和阿弟跑過來，說也要去，他們笑著，歡頭喜面地。我任他們爬上我身前的踏板，他倆還很小，可以一起站在前面。他們喜歡頂著風坐機車，我們一向是這樣出遊的。

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，我只是一直騎一直騎，然後我發現自己到了堤防預定地。我開始狂催油門，橫衝直撞。地面上已沒有路，我發現自己在不停猛力拉扭機車龍頭以避開滿地的大石塊和蘆葦叢，剛才的心煩變得離我好遠，我現在只專注要往前衝，噴迸出我所有的挫敗和憤怒...！突然，我感覺到腳邊兩個小東西，已經不再頂著風，高高地站在踏板上，他們現在正驚恐地努力將自己往下縮蹲，小手緊抓著機車擋風板...。

「我在做什麼？！我那麼疼愛的孩子們...，我在做什麼？！」

我的眼前一片模糊，心卻開始清楚地破碎；一片、二片、三片...。

慶仔安靜了下來，我能感覺到他的冷漠表情下的痛苦，錐心刺骨。

當週遭一切都改變，甚而自己的初衷也不再時，就到了該放手的時候了。我清楚意會到，慶仔心裡也響著一樣的聲音。

那一晚，我們再沒認真說過什麼話，只是不住地大聲喧鬧狂笑、划拳喝酒。雖然當時的我對慶仔的痛苦尚無法理解萬分之一，但我能理會他並不需要任何安慰或意見，他只需要朋友，陪他喝酒。那一夜，為慶祝我們的友誼和愛情的痛苦，我們兩人喝到爛醉。

第五章

隔天早上，我是在慶仔家醒來的。我的頭一陣陣軋痛，撐開眼，怔忡半晌，才記起自己是到慶仔家過的夜。

我往上攏緊慶仔昨晚丟給我的小毯子。上課已經遲到...一夜沒回家...待會回去少不了挨老爸老媽一頓排頭...。床前落地窗的窗簾縫隙間，正擠洩出線線金光。我想該快中午了。我的肚子開始咕咕作響。我開始想知道慶仔現在在幹嘛。

廚房一直有些聲音，我想過去找慶仔，巷口美而美應該還有在賣...，我混沌的思緒開始在漢堡和蘿蔔糕之間搖擺...，突然，一陣緊急的空白抓住我，我一股腦兒把自己滾下牀，手腳並用，飛奔到廚房去。廚房旁的小洗手間門內站著只著內褲的慶仔，靠牆的瓦斯桶已經被他搬進浴室裡。慶仔一見我，伸手就要關上浴室的門。在我的頭腦意會過來之前，我發現自己的手已經飛快地猛力抵住慶仔想關上的門。距離很近，我清楚看見慶仔慘白的身軀、凝著小水滴的髮稍、他眼中怪異瘋狂的神情。

這時我很清醒了，喉嚨覺得好乾。

「你要幹什麼？」我聽見自己的聲音，乾澀地，顫抖地。

慶仔沒回答。他移開視線，開始出力要將自己和瓦斯桶關進浴室。

「你幹嘛你幹嘛你幹嘛...」我發現自己慌亂地重覆大喊，隨著每一個音節向前急蹬出力，我不停不停出力...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發現慶仔鬆下手勁，我即刻趁勢用身體塞住浴室小小的門。

慶仔垂下手，不看我。

我用一種之前從未出現在我生命中的粗暴手法拉出瓦斯桶。我很氣。我想破口大罵。

但是我沒有，我什麼也沒來得及說。因為慶仔手中有一把刀已往他手腕劃下...。

那天，是我叫的救護車，芳美姐不見，孩子也不見。

我叫了老媽來醫院，我身上一毛錢沒有。老爸老媽趕到，急匆匆罵了我一頓，急匆匆去付費，急匆匆去聯絡慶仔的家人。在那天的一團混亂中，我只記得自己後來坐在病牀前，心裡一股亮晃晃的震驚感覺；慶仔灰臘臘的臉、他躺癱在病牀上活力遠逸的軀體...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老媽來叫我回家，她後頭跟著一位作莊稼打扮的瘦小女人。好像已被太陽經年累月束乾所有水份一樣，她整個人黝黑乾枯，眼底也似乎被抽乾靈魂般地沒有表情。我想她就是慶仔的母親。她沒怎麼講話，除了一開始向老媽低聲幾句言謝以外。老媽這次倒也沒再多說什麼，輕聲安慰了她幾句便自連同我和老爸回家。

那日回家之後，令我驚訝的，老爸老媽沒再提這事。老媽只在吃飯時淡淡向我說句人長大了，自己要會想。

自那天之後我倒真開始用心上學，想念點書了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感覺自己，從內在，有些改變，甚至老爸老媽也是。

我沒再見過慶仔，聽說他沒幾日便出院，讓家人接回東石去了。芳美姐沒到醫院去看過他，她向老媽退了租，帶著小孩離開這個小鎮。

一切塵埃落定，慶仔和他的故事，完全在我的生活中消失。

第六章

慶仔一家離去後沒多久，老媽就把那棟中古屋賣了，說是省得麻煩。

我的生活開始真正單純。一個普通高中生，每天上課、補習、考試，日復一日，生活平穩無意外。很快過了兩年，轉眼又到聯考季節，我很順利地考上大學。放榜那日，老爸在門口放了幾大串鞭炮，左右鄰居左一句好命右一句會教，捧得老媽笑得合不攏嘴。對門鄰居太太興高采烈地跑過來直拉著老媽，忙不迭地恭喜著，要我幫她兒子補習。我一面陪著笑，一邊順著她來的方向看去：

她的家，有低矮的棗紅色外磚牆，圍住馬蹄形庭園及整棟三樓透天厝。二樓正對庭園的方向嵌著一扇大落地窗，連出去的陽台懸空地往側邊的庭園上方延伸出去。園裏種有變葉木、茉莉、桂花、九重葛，地上舖滿柔軟的韓國草...。

慶仔正是由那美麗的二樓陽台跳下的，在它變身如此美麗之前。這一棟曾經見證一場激熱卻無結果的戀情的樓宇，隨著主角的離開，屬於那個夏季的過往，已經不留任何痕跡。

然而，對我，慶仔是個很特別的存在。即使已經這麼久，我總還記得他高興起來手舞足蹈，搖震一頭亂髮，笑得開懷的樣子。

然後，我開始過大學生活。我留長頭髮，把它燙得蓬鬆，故意老放著不去整理它。以我最真實自我的語調來說話，用我最大的能量盡情地笑，做我能做最瘋狂的事。漸漸地，宿舍、社團、女友，陸續進入我的生活，青澀的年少離我愈來愈遠，有關慶仔的回憶也遠遠塵封在過去的時光裏。

直到大三那年，依慣例回老家過年。眾家親戚打麻將，我和表妹顧小孩。然後，從牌桌上的閒聊中，我再度聽到慶仔的名字。

「以早你家不是租厝給一個叫慶仔，做土水的，有未？」碰走了老媽丟出來的三索，在東石經營海產店的二姪向坐對家的老媽丟出個問句。猛聽到這熟悉的名字，我不禁開始留神想聽後續…。

「你說爲他兄嫂自殺的那個哦！」旁邊的五叔丟出個北風，順口接上一句。

「這呢久的代誌呀！人都不知去叨位呀！擱有啥米好講的！」老媽瞄了我一眼，怕我想起以前的事似地，直接表明對這話題沒興趣。

幸好二姪對講這件事真的頗有興趣，她搶白說：「嘍煩勞啦！好代誌啦！保證你聽了會替他歡喜的啦！」

這下不只我，所有人都感興趣了，老爸還特地從正在合唱“恭喜發大財”的電視畫面前轉過頭來…。

感受到大家的興趣，二姪像吃足了風的帆，很順暢地一路講完慶仔的新聞。原來，慶仔在過年前結婚了，娶了相親認識的對象，一個頗具姿色的女人。「但是喔…」二姪神秘兮兮地故意壓低聲音：「水是有水啦！不過聽說伊厝裏有傳瘋病啲！老母瘋瘋，伊弟弟空空哦！」接下來眾人七嘴八舌的評論惋惜慨歎我都沒聽到；那個對我而言，重要的，有關慶仔的記憶開始淡淡地浮現：有著豔陽的夏天裡，慶仔在裏面蠻不在乎地走跳，恣意放肆地笑，向四周放射他真實的感情…，然後，輕輕慢慢地，如煙霧一般，所有一切都漸漸散逝，離我遠去…。

第七章

之後十年，我畢業，工作，戀愛，論及婚嫁。很尋常的人生，有平凡的幸福。成人的面具愈來愈常在我臉上爲我扮演我這個人，它也愈來愈合適我的臉。我總能適時地笑，適當地說話，適切地動作。至於我真正的心緒，它安全隱密地待在面具底下，盡最大努力不來攪亂我保持自己活在常規裏的決心…。偶而，只有一兩次，我會想起少年時的輕狂任意，那種與現在擁有的幸福截然不同的，純粹的自由真實，毫無理由地輕易就能登上快樂峰頂的感覺。

就在我即將結婚前的一個禮拜天，爲了我心裡一股小小的騷動，某種不知

名的原因，我改變了主意，沒陪未來妻子去選家具，而選擇為自己做一趟的小小旅行。我順從心中細微的聲音，跨上機車，逕往東石騎去。

一路騎過省道，我憑模糊的記憶沿著慶仔曾帶我騎過的路前進。

是有些改變，一些路段拓寬了、很多木麻黃被砍掉了，街市上、港口邊增建了許多鴿子籠般的房子，但我看見，路邊依然有一山山的蚵殼、仍舊有一池接一池的魚塭。我發現自己仍跟初見它時一樣，完全被它征服吸引。

我緩緩地騎著，像與老友相會。心中有百般滋味。

十幾年了，景致倏忽改變，我也已不同往日。機車在堤防上前進，我心裏泛起淡淡的悵然，昔日與慶仔有關的回憶，好像滿月漲潮的海洋，開始一波波昇湧上來。然後，遠遠的前方，我眼簾映入一座熟悉的，被一叢朱槿圍籬團護著的紅磚矮厝。是那棟慶仔來提分手的房子。我看著那紅瓦厝好一會兒，不知道自己究竟想等著看到什麼。想看到慶仔從裏面走出來？想看看是否在某個程度上，那份最終仍是失落的感情給予他的，不是只有傷害？

我在斜對著紅瓦厝的堤防上停了好久，終於，一直靜靜地在堤防下方漾盪的海水，開始閃跳著粼粼金光，零零星星地刺著我的眼睛，太陽快下山了。海邊的落日黃昏總是極美，不論何時何地。所以，在轉身眺望夕陽染紅的海天之際，我開始相信慶仔現在一定也在這海鄉某一處，和我一樣沐浴在這樣美麗的夕陽下，一樣感覺得到人生單純的幸福。

然而，出乎意料的，我還是看到慶仔了，就在他告訴我好吃的那個蚵仔包小攤上。我人正坐在板凳上等蚵包來，同時漫著眼睛隨處看...。攤子正對著小小的媽祖廟，廟裏依稀有著薰黑的廊柱，裊裊升騰的香火...我眯著眼，努力想辨出攀在飛簷上的交趾燒樣貌...。忽然，我的目光被一個施施然由廟裏踱出來的形影攫住...，那不是慶仔嗎？他拖著腳步，晃了過來。看著他向我走近，我心裏難以承認眼前出現的就是慶仔：那是曾經活得那麼輕快有力的慶仔嗎？以前自他身上散放出來，一跨步就要騰跳起來的野勁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種對生命不耐又不甘的樣態，一步一步拖延著，懶慢不情願地挪動步伐。

生命派給他的功課，他顯然還沒做完。

我看著他靠近，心裏感到一絲難過。

目光遊移無焦點的慶仔慢慢靠近，像是終於意識到我的目光，他轉過頭來，緩緩不耐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脫口而出：「慶仔！」

好似剛自夢中醒來，他恍惚的眼神緩緩亮起一星點亮光，卻無法燃成他以前那抹有夢有光的神情。

「...」慶仔張口卻無聲。我曾在他久遠前發生、不堪回首的回憶裏，扮演一個角色、牢佔一個挖起來太痛的位置...。

我們目光相對，不知有多久。我們用眼睛，交流久遠前的熟悉，緩緩地，在彼此唇邊，牽起相知瞭解的微笑。

像多年前的那一夜，我們在小攤子坐下，喝酒。

那天，我再次遇見那早被我深深埋葬、久違了的青春特立的自己。打心底，

我高興他還活在我身體中的某處，雖然明白那樣的我已註定不能再在真實生活裏發光燦亮。在慶仔的眼裏，我想，我看到了一樣的心情。

在溫暖複雜的心緒裡，我們聊著近況，乾著酒；然後，不多久，桌旁出現個壯壯的小男孩，他來叫慶仔回家。慶仔抬眼看看小男孩，再瞄向前方路口，眼裏有我剛開始看到他時的不耐與不甘。我隨他的目光看去：遠遠的堤防上，有個長髮女人正雙手插腰朝這邊望。

我聽見慶仔低咒了一聲，大手拍拍那小男孩：「我兒子。來，叫叔叔。」

男孩十來歲年紀，有著比慶仔秀氣的五官，想是遺傳了母親。

「叔叔！」男孩快快說了一聲，隨即轉頭對著慶仔：「阿爸，阿母說叫你快回去，她欲要錢啦！」話一說完，男孩抬手護頭，迅速跑開，機靈地躲開慶仔的怒氣。

果然慶仔幹了一聲，手伸出來就要逮人，卻只抓了把空氣。他的拳頭握了握緊，拿起桌上的酒杯一飲而盡。

慶仔噴出口氣，瞪著大大的、帶血絲的雙眼，直楞楞地望著向前方跑去的孩子和正不耐等候的女人。「真正惡妻孽子」他像是在對我，更像在對自己喃喃說著。他的嗓音乾乾的，少了說這句話該有的惡狠狠力道...

我們，都跨過了可以任意率性的關口；我們的羽翼，馱負著重擔，再難湧現能讓我們迅捷飛騰起來的力量...

天色慢慢暗沉下來，攤子老闆開始架起燈泡，廟前的天公爐裡，香早已燒盡，不再飄出裊裊香煙。

我獨坐桌旁，手握小小的酒杯，看著最後一點晚霞隱沒在廟後。此時的天光，只有一種色彩，是一種深深的、透不過光的灰靛色。

老闆啪地一聲打開燈泡開關，四周正式化為黑夜。在人造光芒之外，我們被熟悉的、意料之中的漆黑空間包圍。

「阿學，那就這樣，我先走了。保重呀！」

慶仔走時這樣對我說。他走向老闆，說全部記他帳上，向我擺擺手，慢慢踱往妻子的方向。他的頭髮仍像以前那樣不梳不理，只是枯槁了些，身上泛黃的汗衫在海風擺弄下，一逕地往前鼓漲，帶著沒一點商量餘地的絕對。我目送慶仔漸行漸遠的背影，在心裡，平靜地，向青春說再見。

黑暗中，前方小小的媽祖廟內外，一起亮起許多或金黃、或燦紅的小小燈泡，霎時點綴出比日時更絢麗的廟容。我起身跟老闆外帶了幾份蚵仔包，在機車坐墊下放好，跨上摩托車，開始向回程騎去。

晚風呼呼地在我耳邊掠過，夜色已經掩蓋了所有的景物。我看著前方路燈照亮的一直線道路，把穩車頭朝前奔去。腦海中，記憶的投影片正在放映：有我和慶仔的以前、慶仔的現在、我的現在，還有我即將面對的未來...

「能再見到慶仔，真好。」我默默地想。

他曾是我青春的樣板，而現在，青春來到尾端，我即將步入禮堂；在人生下個階段將啓的時刻，還有這個機會，我能和他打聲招呼；真好。

「待會兒吃到車墊下溫溫熱熱的蚵仔包，她該會開心吧！？」我的嘴角泛起笑，繼續向前馳去。